

### 志愿者



单根慈

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重华居民区志愿者

“这次当志愿者很不容易，考验体力，也考验耐心，但我会一直当下去，一直到干不动为止。”

## 69岁热心阿姨烧饭送打工仔

我今年69岁，从退休开始当志愿者，已经20年了。我们小区老人多。别看我也年近70岁，但比起90多岁的人，还算年轻的。3月15日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小区当“大白”，已经2个多月了。

除了帮着发物资、抗原试剂，喊大家下楼做核酸检测，维持秩序，作为“老伙伴志愿者”，我还要把我楼里的两位老人照顾好。徐阿伯96岁，周阿伯也90岁出头了，都是独居老人，我帮他们收垃圾，送物资，送中饭，碰上核酸检测，就用轮椅把他们推下楼，做好再送回家。

4月6日下午，我在楼里收大家做完的抗原试剂盒，发现对门的小伙子开门像是要出去。我就提醒他：“小伙子，现在足不出户，不可以出家门。”小伙子愣了下，苦恼地说：“阿姨，我很饿，想出去买东西吃。”我告诉他，现在商店都关了，出门也买不到东西。小伙子年纪很小，让人心疼。我就想把家里的米和菜，分给他一点。没想到小伙子摇摇头，说自己不会烧。打听下来，小伙子才18岁，是理发店打工的，从甘肃一人来上海。我烧了几个菜，一锅饭给他送去，小伙子很惊讶，也很懂礼貌，一再道谢。

这是很小的事，但大家知道后，都给我点赞，我也挺不好意思。后来不少邻居都去帮这个小伙子，帮他烧菜烧饭。我也几次去关心他，他说买了一箱方便面，坚持坚持就过去了，就不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小伙子知恩图报，也成了志愿者。大家被封在小区里，头发长了，小伙子就在门口免费理发，大家给他钱，他坚持分文不取。我偷偷拉着他叮嘱：你不收钱，大家给你吃的，一定要收。小伙子很腼腆，但心地很善良。这次疫情，大家都很难。我的母亲也94岁了，和我弟弟住在另一个小区。恢复正常后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她。我常想，我做志愿者，尽可能帮身边老人，母亲的邻居肯定也会帮我照顾她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大家互相帮衬，一定能共渡难关。



>>> 薛坤泉 长宁区虹景居民区居民

### 用残疾车为居民服务

我脚受过伤，平时要靠残疾车出行，但我的手是好动的，只是走路慢一点。浦西封控第一天，我就报名做了志愿者，我的残疾车也正好派上了用场。因为我们居民区有5个小区，都很分散，距离地段医院也有一段路程，我就负责接送做核酸的医生、领取试管、棉签、抗原等物资，帮助居民配药。



>>> Nikola Jankovi 上海托马斯(安生)学校外籍教师

### 每次志愿服务像在奖励自己

我来自塞尔维亚，在上海住了快4年，3月就主动报名当志愿者，一开始社区没有录用我，因为我没学过中文，没办法和居民交流。后来，我参与了运送物资、清运垃圾等志愿服务，这些不需要中文沟通，我太开心了。邻居们看见我总是面带微笑，每次志愿服务的体验，都好像是在奖励我自己。



>>> 鲁珺 黄浦区思南路幼儿园卫生保健老师

### 把高龄病人当成外公外婆

我是欧阳街道模范新村居委抗疫志愿者。街道允许高龄的阳性病人在家隔离，我主动提出去照顾他们。有的老伯耳背，我就把要说的写下来；有的老人看上去是乱发脾气，其实多问就问就知道他是身体不舒服。我的外公外婆今年也90岁了，照顾社区里爷爷奶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在照顾自家的老人。



>>> 叶永伟 松江经开区茸缘公司工作人员

### 就医接送“摆渡人”24小时开机

松江经开区成立了应急就医小组，4月3日起，我每天都会收到派单任务，接送居民看病就医。多的时候，我一天要接送近二十单，跑三四百公里。我手机24小时开机，每天出车前都会提前“预习”派单任务，了解每一位病人的实际情况与就医需求，哪些比较急的、哪些有预约的，只为尽量早点把群众送到医院。



>>> Monaf 在沪留学生

### 成为“外援”志愿者，我很快乐

我从叙利亚大马士革来上海留学。上海世博会我就是志愿者，这次上海疫情，又成了“外援”志愿者。作为医学生，疫情封控期间，我帮助许多小区的居民送医治病。大家拿我当自家亲人，给我许多鼓励。成为抗击疫情的志愿者是我发自内心的自觉，为此，我很快乐，倍感幸福。



>>> 黄世泽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

### 除了统一培训，还要“加课”

我是核酸采样“扫码员”，也是“配药员”。除了统一培训，还会给自己“加课”，学习穿脱防护服要领，预习常见问题及应对方法。配药“小分队”推出《线上配药操作指南》，我们又推出了2.0版，增加了上海健康云公众号的配药说明。一个意外收获是学会了骑三轮车，这样分发物资时，我就可以多干一些了。



>>> 华巍 江南菜场经理

### 菜场经理兼任“送菜小哥”

做了十来年江南菜场经理，非常时期，我兼任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区志愿者，做起“送菜小哥”。从3月9日起，我和菜场两位伙伴一起做起了社区抗疫志愿者，为封控居民送蔬菜套餐，既保障营养，又不浪费，还能提高配送效率，深受欢迎。



>>> 程景 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人员

### 不如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

毫无准备地上岗做志愿者，核酸、配药、分发物资，每一项都因为没经验状况频出。晚上睡在车上，几天不能洗澡，还被不理解的居民骂出过眼泪。好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。朋友问：做志愿者有没有钱？我说没有，他们不理解。我觉得，与其什么都不做，还不如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。



利彩云

延安中路石门二路口中凯南社区志愿者

“不可能因为这个疫情，我们就厌弃和逃离上海，因为我们对上海的爱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我们依旧会爱上海。”

我叫利彩云，1994年出生，疫情前在七浦路批发市场当销售员，老家在安徽芜湖。3月中旬我就当上了志愿者，3月底来到延安中路石门二路附近的中凯南居民区上岗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上岗的小区里，阳性感染者不断增加，我也害怕。但既然来了，我就做最坏的打算嘛，大不了被感染了进方舱，对不对？这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，没有事的，既然选择，就不能后退了！

这段日子可能是我从小到大最辛苦的人生经历。每天工作很多，我最多就睡3到5个小时。天晴的时候，睡个觉还行，就怕下大雨。我捡了一个破帐篷睡，但还是会漏雨，整晚都是躺在水里的。还有就是怕蚊子，虽然我24小时穿着防护服，但是蚊子隔着手套都会叮咬，还会钻进面罩和口罩的缝咬我，醒来时满头的蚊子块。其实刚开始，街道里都是安排我们志愿者睡酒店的，但是没过多久酒店就出现了阳性感染者，于是为了安全我们开始睡街头。我虽然是农村出来的，但在家也是宝贝，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苦，不过这些苦是绝对不会和家里人说的，和家里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。

其实，我当志愿者也没问过报酬，心里想志愿者嘛就是自愿的呀，哪有钱不钱的事。不过，我在这里工作也挺暖心的，有一天特别热，气温超过30℃，我正在居民区里搬物资，二楼一个阿姨从窗户探出头问我：“小姑娘，要不要冰饮料呀？你们辛苦啦！”我虽然不能喝冰饮料，但是别提心里有多开心了，居民们也是很可爱的。

虽然这个疫情，搞得人心惶惶，大家都经历着苦难。但我能感受到人们相聚的爱和力量，看到上海疫情一天天好转，我想我要坚守到上海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不可能因为疫情，我们就厌弃和逃离上海，因为我对上海的爱不是一天两天的，我依旧会爱上海。

## 28岁安徽女孩睡帐篷守小区